

德

德
德
德

A large, faint watermark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seal is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The seal is circular and contains the tex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round the perimeter and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in the center.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德宗遺事

新城王樹枏

德宗在位三十餘載遭際不辰徒擁虛位無日不在危懼之中余老友王小航照每道其事輒流涕不止一日園亭小坐薄酒微醺余屬小航口述其事余爲一一筆記此皆寔錄所不敢言者錄之以補史之闕焉

其一

醇賢親王墓道前有白果樹一株其樹八九合抱高數十丈蓋萬年之物英年諂事太后謂皇家風水全被此支占去請伐之以利本支太后大喜然未敢輕動因奏聞於德宗德宗大怒並嚴勅曰爾等誰敢伐此樹者請先砍我頭乃又求太后太后堅執益烈相持月餘一日上退朝聞內侍言太后於黎明帶內務府人往賢王園寢矣上亟命駕出城奔至紅山口於

輿中號咷大哭因往時到此即遙見亭亭如蓋之白
果樹今已無之也連哭二十里至園太后已去樹身
倒臥數百人方斫其根周環十餘丈挖成大池以千
餘袋石灰沃水灌其根慮其復生芽蘖也諸臣奏云
太后親執斧先砍三下始令諸人伐之故不敢違也
上無語步行繞墓三匝頓足拭淚而歸此光緒二十
二年事也二十六年英年因庇拳匪斬於西安二十

八年壬寅春余潛伏湯山詭稱趙舉人每日出游各

舉

四

村皆以趙先生爲佳客一日短衣草笠漫游而西過
醇賢親王墓道山下與村夫野老負曝談及白果樹
事各道見聞相與歛歛村人並言挖根時出大小蛇
數百千條蛇身大者徑尺餘長數丈僉曰義和團即
蛇之轉世報讐者小航謂當日之很戾伐樹用心實
同巫蠱長舌之毒乃最大之蛇也樹枿案醇親王之

後相繼爲皇帝者已傳兩代皆太后所親立不知如此之忌害果何意也

醇賢親王之掌海軍衙門也太后提用籌備海軍之

積欸以大興土木王不敢違

甲午致敗之由

及王赴烟臺閱海

軍懿旨賜乘杏黃轎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力請派

李連英偕往出京後每見文武各員皆命連英隨見

王意在避本生擅權之嫌也而連英怵於安德海之

禍布鞞布衣每日手執王之長桿烟筒皮烟荷包侍
立裝烟退則入王之夾室中不見一人時直魯兩省
卑鄙官員欲乘機逢迎大總管者皆大失所望王之
左右與連英皆一介不取而歸王大贊賞之此一事
足以見一主一奴皆恭謹畏禍夫死後之白果樹尙
不容况生前之杏黃轎哉王之知幾其聖矣乎

其二

隆裕胞妹爲貝勒載澍妻載澍者景皇之嫡堂弟顯

皇之胞姪孚郡王之子成皇之孫也當隆裕不禮皇

上之日澍妻亦作獅吼澍與爭而桂祥妻

桂祥慈禧之弟
隆裕之父也

來責孚王福晉曰爾子欺吾女爾何以不管福晉曰

彼小夫妻房中口角你我作老人的何必干預祥妻

怒曰你既不管以後可莫再管登輿去譖諸太后太

后召恭王欲致死澍恭王苦求始允從輕褫爵奪府

杖一百永遠禁宗人府獄明發上諭謂澍忤逆不孝
恭王遵諭回軍機處擬旨面青手顫久不能語從來
宗人府行杖但舉杖作虛勢口呼一二三四而已及
杖澍桂祥妻遺遣人監之言杖不力則復奏澍受杖流
血昏暈及入獄藍綢單褲粘於血肉脫不能下太福
晉避居孚王墓地小屋獄中不許人入視惟有兩餐
糙米飯澍無一錢某司官亦宗室也商諸同僚醵金

每月三兩密託禁卒供澍茶點及庚子洋兵放獄澍
往從太福晉於墓地遂家焉某司官言澍貝勒加罪
之重乃所以震嚇皇上故恭王當日之顫不僅痛胞
弟孚王之斬祀也庚子團匪瀰漫之日守西陵貝子
奕謨告逃難至西陵之齊令辰曰我有兩語咳括十
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載
漪謀篡謨貝子成皇之胞姪也

其三

戊戌之變外人或誤會爲慈禧反對變法其實慈禧
但知權利絕無政見純爲家務之爭故以余個人之
見若奉之以主張變法之名使得公然出頭則皇上
之志可由屈而爲伸久而頑固大臣皆無能爲也

英之

維多利亞即嗜財英人讓之容之以全大局慈禧黜二妃亦因爭
賣缺之故此等內容凡久居京者皆知之景皇何能制慈禧也

此策曾

於余之第一奏摺顯揭之亦屢向南海勸以此旨而

南海爲張蔭桓所蔽堅執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爲萬不可造就在袁氏奉詔來京之十日前南海託

徐子靜及譚復生徐瑩甫

子靜名致靖瑩甫子靜次子仁鏡也

分兩次勸余

往聶功亭處先徵同意然後召其入覲且許聶以總督直隸余始終堅辭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語迨至召袁之詔下霹靂一聲明是揜耳盜鈴敗局已定矣世人或議世凱負心殊不知即召聶召董亦無不敗

倘余往聶處則洩漏愈速余知之稔故決不爲也

當日徐子靜以老年伯之意態訓余曰爾如此怕事

乃是爲身家計也受皇上下大恩不趁此圖報尙爲身

家計於心安乎余曰我以為拉皇上去冒險心更不

安人之見解不能強同也後乃知往小站徵袁同意

者爲子靜之姪義甫

義甫名仁錄

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僅

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

某太史今之大偉人

所徵得者摸稜語

耳夫以以死生成敗關頭而敢應以摸稜語是操縱之術已蓄於心矣

其四

戊戌八月變後太后即擬廢立宣言上將病不起令太醫捏造脈案徧示內外各官署並送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各使偵知其意會議薦西醫入診拒之不可榮祿兼掌外務自知弄巧成拙又嘗以私意陰示劉

忠誠公忠誠復書曰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
坤一爲國謀者以此爲公謀者亦以此榮祿悚然變
計於是密諫太后得暫不動

其五

榮祿已屈於正義而前此與謀之徐桐剛毅等仍與
崇綺載漪陰畫進行之策崇綺者痛心於毅皇后之
事自以爲忠於毅帝

就同治十三年當時言立景帝誠爲不當然既
已立矣崇綺亦臣之二十餘年矣譬如宋太宗

末年有老臣出而革太宗之命自以爲忠於太祖可乎且景帝之立非景帝自欲篡奪是爲毅帝之愛弟非毅帝之讐敵也毅帝有靈能不視崇綺爲賊乎

載漪者惇王長子夙以兩次不得承大統爲憾久已謀爲不軌暗結團匪已亥冬裕祿在直隸毓賢在山西北五省皆已安插同黨載漪之胞弟載瀾爲京師步軍統領內外布置已就於是徐桐崇綺擬就內外大臣聯名籲請廢立奏稿先密請太后一閱太后可之諭曰你兩人須先同榮祿商定是時榮總統董馬

張聶袁五軍勢最大也二人往見榮口稱太后旨意
以此稿示爾榮相接稿甫閱招由以手捧腹大叫曰
啊呀這肚子到底不容啊適纔我正在茅廁瀉痢未
終聞二公來有要事提褲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言畢
踉蹌奔入良久不出天正嚴寒二人納稿於袖移座
圍鑪及出曰適纔未看明何事今請一看復接稿閱
數行急捲而納諸鑪中以銅筋撥之燄騰起口中呼

曰我不敢看哪

好榮祿徐桐不知愧可謂悍賊榮祿是年曾與高陽李符曾言皇上性暴內實忠厚太后心很令人不測

徐桐大怒曰此稿太后閱過奉懿旨命爾閱看何敢如此榮相曰我知太后不願作此事二人言實出太后之意榮相曰我即入見果係太后之意我一人認罪二人怏怏而去榮相見太后痛哭碰頭言各國皆稱皇上爲主非臣等口辯所能解釋倘行此事老佛爺的官司輸了老佛爺辛苦數十年完全名譽各國

尊仰今冒此大險萬萬不值倘招起大變奴才死不
足惜所心痛者我的聖明皇太后耳言畢碰頭作響
大哭不止太后懼而意回勸令勿哭另作計劃於是
改命新皇帝溥儀暫屈爲大阿哥入宮養育承嗣穆
宗稱今上曰皇叔徐剛漪崇輩稔知太后久已褫魄
於洋人非先制洋不能振太后之氣於是急煽拳匪
不數月而燎原勢成庚子三月剛毅往涿良撫匪還

朝面奏曰民氣可恃皇上駁之曰民氣兩字是虛的

怎能倚靠

民氣兩字是虛的惟我景皇一言之自道光至今中國虛氣之病未瘳也

太后及諸大

臣皆若不聞拳匪之口號曰不斬一龍二虎不能成

功二虎者榮相及在外之李文忠一龍者皇上也王

公及宮監爭迎大師兄聲言大師兄能望氣而識二

毛子二毛子者信洋教之人也又言女拳師能飛行

空中取人首級太后召大師兄入宮令其徧視妃嬪

宮女以察是否二毛子太后平日甚聰明亦不惡洋
教此則陽爲迷信實陰令拳匪豫識宮中部位路徑
以備臨時作用也一日太后引皇上召集大學士軍
機大臣外務大臣六部九卿大師兄衆師兄開御前
會議於前殿或紅頂珠褂或短衣紅包頭濟濟盈廷
凡紅包頭者皆忠義奮發慷慨陳詞諸紅頂附和之
榮王詔文諸相不敢一言惟徐用儀楊立山許景澄微

有駁詰許景澄因久駐外洋故陳說各國之實力大
師兄斥爲奸臣皇上離座下執景澄手哭曰不想我
朝二百餘年滅於此輩之手也景澄亦哭剛毅厲聲
喝曰許景澄失禮皇上驚縮急退太后命景澄下去
景澄叩頭呼曰求皇太后保護我皇上
是日許公已拚死矣遂遵
命退出於是全場無異議者滅洋之計遂定各地戕
官殺掠營汛不敢制提督載瀾亦設拳壇先兄湘岑

公爲載瀾之部將以不信拳被戕其京內外攻劫洋
人焚殺良民等事有拳匪紀略等書各述見聞茲不
多叙

先兄湘岑公諱燮以世爵供職京營任左營游擊管
轄東便門及朝陽門外一帶己亥秋余因張廷彥由
江戶回北京之便

張廷彥字少培京旗
人爲東京中語教員

密函告兄以大亂

在即請早託病去職兄未以爲然及載瀾奉拳二聞

分壇之師兄召先兄拜壇先兄不應往告母舅華祝
萱公言提督奉拳召亂擬告病退職祝萱公大怒斥
之曰你曾祖剛節公被洋人打死今國讐家讐一齊
報復你反而出此洩氣的話天良何在兄不敢辨歸
署盡遣家人他徙隻身待命不數日而被戕祝萱公
時爲直隸京官領袖與洪弘德殿師傅高賡恩等
洪弘德殿
大阿哥
也房書召集同鄉補行團拜演劇慶賀祝萱公旋奉命

往福建主考福建考官用侍郎者甚稀此蓋銜命宣
傳大計一路勸化魯蘇浙閩四省督撫也其子華學
涑曰父親借此逃難好極了天津北京不久必失不
能走者苦矣祝萱曰你小孩子懂什麼天道六十年
一變今滅洋之期已近我豈逃哉學涑答曰無怪乎
人說三品以上皆渾蛋也學涑字實甫外兵入城時
尙在京與壽伯菴太史比鄰伯菴之殉難曾先告實

甫實甫阻之曰洋兵入城與國祚無關何必以身殉
伯菴曰我亦確信洋人不滅我國但我知太后拉皇
上去則將來議和之後皇上終不能脫出太后之手
大清不久仍必滅亡吾何必多活數年實甫無以難
之伯菴遂將身後事託實甫焉

戊戌十月余居日本東京高橋氏之花園伯菴以考
察學務寓中國使館曾往花園唁余而日本保護國

事犯之警士堅拒不納且不受名片去後而以曾有
使館偵探來門告余及余歸京見實甫始知其爲伯
菴也伯菴名壽富宗室寶竹坡侍郎之子戊戌庶常
與弟妹共三人閉門自經甲辰余出獄後往視其家
見伯菴子年十六貌魁梧氣溫厚妯娌兩寡婦共守
此子乃又一年而以喉疾殤因果竟不可憑

其六

外兵逼京太后將奔先命諸閹擲珍妃於井中諸閹
皆不敢行二總管崔玉貴曰都是鬆小子看我去於
是玉貴拉珍妃赴井口珍妃跪地求一見老佛爺之
面而死玉貴曰靡那些說的一脚踢之入井又下以
石辛丑回鑾後上始知之惟懸妃之舊帳於密室不
時徘徊帳前飲泣而已慈禧賣各色肥缺以爲常事
珍妃曾一效之遂立敗其他珍妃皆無之凡太后所

賣之缺分爲數類

一 粵閩海淮崇文門張家口殺虎口山海關各監督
寧蘇浙各織造此皆專爲應賣之缺可以明挂招
牌者也

一 各省三品以上大員此爲帝心簡在公私不易分
晰者也此類買主多是旗員漢大員不屑鑽狗洞
者十之九然如袁某丁某等亦往往有之

一學政主考此乃清貴之官似不至有此卑鄙實因
考差例不發榜帝簡在心自祖宗朝已如此原爲

元首之特權絕非含有他意

亦所以防閱卷
大臣之舞弊

然心簡所

在必有御筆暗記之名單則近侍窺及得以出而
招搖久之而風氣自然敗壞翰林官與閣遂成密
切之地位此奇怪之象實始於慈禧而珍妃之太
監王有一試其技而立敗於是有黜二妃事王有

充軍黑龍江

一道府內放之缺遇有素稱肥缺者部中書吏將應
開列請簡之名贈與太監而招搖之多爲撞木鐘
非真太后出賣也至宣統年則外省出應外補之
缺如歸綏道某人忽由內放攝政之破壞祖法竟
有過於慈禧者然亦由於女謁實亦慈禧之遺毒

也

俗以或響或不響爲撞木鐘攝政王綸音一下而各省無數之候補
道不啻盡化爲虛銜事雖不大足以見秉國鈞者無一骨鯁之臣矣

其七

太后之將奔也皇上求之曰無須出走外人皆友邦
其兵來討拳匪對我國家非有惡意臣請自往東交
民巷向各國使臣面談必無事矣太后不許上還宮
著朝服欲自赴使館小閣奔告太后太后自來命褫
去朝服僅留一洋布衫嚴禁出戶旋即牽連出狩矣
鑾輿出德勝門暮駐貫市李家明日至昌平遇岑春

萱以甘肅馬隊來迎上求春萱分護太后西巡上自
回京議和春萱仰體太后之意佯不敢任於是西狩
之局遂定

貫市非大道李家爲京北一帶鏢行頭領富而俠迎
請駐蹕其家任糧芻捍衛壬寅余遇其保鏢之武士
於湯山店中言皇上至李家時尙身著藍布衫亦奇
觀也李家鏢車高插黃龍旗云是太后所賞是時國

內商民尙無插國旗之例以爲異數

其八

鑾輿之出也肅王不知後數小時始聞之王慮太福
晉牽裾乃布鞋布褂罩一早傘潛出府門奔德勝門
其頭等護衛鳳林後聞亦步之因王未騎護衛不敢
騎也過某街問路人見王爺過此否井旁木槽賣水
人問王爺何狀鳳告之賣水人曰曾有此狀人在此

停足飲涼水一勺即去其步極速離此已久你如何
趕得及鳳急回借得一馬騎而追之出德勝門十餘
里及之王見鳳泣曰鳳林你是我的好兄弟快回去
安慰太福晉我自去追皇上鳳曰奴才願跟爺去王
急而口吃曰你不可不聽我的話你再不回去太福
晉如何於是鳳以馬授王灑淚自回王得馬尋及鑾
輿於貫市數日過洋河不趨宣化府城而渡洋河因

太后膽虛懼大路洋兵或追及故奔保安趨懷安鎮
路崎嶇而捷速也洋河秋水正狂輿馬不敢輕過停
於河岸尋土人之識水性稔知淺深處者作引導命
多人助擡太后之輿先過許以到站厚賞文武官
校及內侍等全班隨太后輿過河僅賸皇上一輿支
杵留於此岸輿夫之外尙有一个臣則肅親王善耆
也肅王心以爲諸人送過太后必分班渡回助擡乘

輿久之遙望彼岸全班擁護遠去無影矣上在輿中
忿極向肅王大發雷霆肅王奏曰臣是皇上的人臣
知皇上生平因好著急吃虧多矣事已至此臣勸皇
上以後莫輕著急上不語肅王乃往村中求村人助
擡而過直至追及太后輿未見諸臣有一人回迎可
見若輩平時之習慣矣

當時何不逕奉歸京不
能不咎肅王之失策矣

後肅王述此事告余時並叙家中之險難且謂余曰

他日皇上得親政時我以鳳林託你替他脫去奴才
皮我報他替我侍奉我母之大德緣清制王府家臣
雖賢勞不得升爲朝官非王所敢薦也

其九

駐蹕太原多日上仍求獨歸議和太后及諸臣堅持
不放其實是時早歸賠款之數可少而外人所索保
險之各種條件皆可因倚賴聖明而無須提出公論

昭然懷愍徽欽之禍萬萬不容擬議其理至顯而諸人因識見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爲不知者十之一此十之一則爲太后榮王岑諸人也時岑幕中有張鳴岐者年少銳敏力勸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詞窮而不語岑春煊素以夤緣太監得慈眷至是因力主幸陝得升陝撫與袁世凱寵遇不相上下高歡宇文泰分道揚鑣非偶然也

其十

自溥雋入宮宮中諸人心目中皆以雋爲宗主視上如贅旒而雋性驕肆謂上爲瘋爲傻昌言無忌上佯若不聞及西巡所至太后尤故縱之意因上性剛烈可以挫辱致死而上知其意始終以呆癡應之張文襄之以才堪大用薦梁文忠於行在也實因文忠欲請廢大阿哥之故旣得赴行在之詔文忠由豫入陝

程愈近而心愈懼籌思措詞之難夜不成寐因清律
臣下言及立太子廢太子皆大辟也一日至潼關登
山遠眺仍自心口相商推敲字句心忽開朗口中自
語曰不如我們自己料理默自諦審不誤是夕始能
熟睡至西安召對歷述本國臣民及外人傾服皇上
之情且云臣自南方來聞洋人在上海已先議決除
殺端王外尙有專條干涉立大阿哥事倘至洋人提

出時傷我中國體面太大以臣愚見不如我們先自
已料理太后正陰懼洋人追索本身聞此連連點頭
文忠出密告榮王諸大臣不數日而廢溥儀之議遂

定

此文忠最
得意之事

已亥殘臘余在日本土佐聞廢立之變即日渡海至
神戶乘火車赴東京庚子元旦大雪在車中有愁雲
罩海濃之句至東京閱各種報紙始得立大阿哥之

詳即著論一篇登日本報紙並以報紙封寄武昌督

署

武昌督即
張文襄公

篇中略謂絕次不絕長此士庶之常例耳

士庶無嗣位之重但以嫡庶伯仲之序分大宗大宗

遇大宗小宗皆無子援旁支爲嗣則專承大宗不得

兼承小宗敬宗尊祖之道僅如此也至於皇帝則一

日履帝位即已與祖爲體本身已爲大宗不容復論

伯仲之次無所謂小宗矣故以蕭譽嫡長而黜梁元

帝是亦逆也况旁支入繼者乎宋高宗已居帝位則孝宗入嗣無復禰欽宗之理尊帝統即所以尊祖也夫穆宗之廟由今上主祭二十餘年矣一體相承今上之大宗即穆宗之大宗亦即列祖列宗之大宗何人敢萌逆念歧而二之溥雋生而臣於今上未及穆宗之世將來受寶位於今上之手而不父之有此理乎以小宗名目加諸天子之身徐桐輩僞儒之不通

一至此乎且皇叔之稱前代謂皇之叔也假令溥雋稱今上爲叔皇已不恭矣况皇叔哉此徐桐輩之陰謀指光緒二十餘年爲僭爲閏而欲消去之如燕棣之直接洪武消滅建文之世次大逆不道已顯著矣

其十一

外人於北京所提條欵原有黜廢太后請皇帝親政一條持之甚力李鴻章再三磋商始允刪去溯甲午

之役翁同蘇延攬僞清流之淺躁書生文廷式志銳等
蒙蔽聖聰多方掣李文忠公之肘軍政出於多門而
責勝敗之效於一人七十老翁蒙漢奸之惡名幾有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勢賴太后專倚文忠求和始
收殘局而翁黨仍百端誘過無識之清議仍暗地潛
煽丙申文忠歸自歐美翁氏仍以私游頤和園之細

故張大其詞使皇上明發上諭斥辱甫息征驂之老
臣此當亦戊戌以後之景皇帝所痛悔者也及翁之
死慶王爲之請卹上盛怒歷數翁誤國之罪首舉甲
午主戰次舉^舉割青島太后不語慶王不敢再言故翁
無卹典至宣統初無識之某王始爲追卹焉世人以
光緒變法與翁同龢事併爲一談誤矣
兩宮不駐頤和園時京員給守園者以微資而私入

游覽乃習慣之事凡久居京者皆知之文忠自海外歸
來自以優游閑散之身一領京官風味不料有伺隙
者也昔左文襄留京過年節朝賀隨班於宮門行禮
文襄年過七十初不料其跪逾刻非僅叩頭也未備
膝墊既而痛不支暫作俯伏以緩其力明日總憲延
煦劾其驕蹇太后召軍機示之時禮親王爲領袖回
軍機處立繕一短摺劾延煦譖毀老臣奉旨褫延煦
職旋命文襄督兩江又有江寧將軍某劾文襄酗酒

怠荒有廷寄交左宗棠傳旨申飭文襄召某至喝令
跪下某怒文襄曰跪下聽旨某始跪文襄讀廷寄畢
問之曰皇上命我來養老你不許應該申飭否某叩
頭曰應該慈禧待元勳國老如是此其所以握大權
至死不失也若張延賞之侮晟燧瑊豈唐德宗之利
哉

其十二

西巡後揜飾縱匪強顏回護凡詔書皆令皇上自承
之辛丑元旦下太后變法之詔令皇上先自罵二句
曰康有爲之變法非變法也乃亂法也夫康有爲一
小臣耳何能尸變法之名聞此詔非軍機所擬出自
榮祿袖中人皆意爲陝臬樊增祥所草云

其十三

黜太后之條雖已刪去太后心仍疑懼和約鈐定始

敢回鑾留汴最久至入直隸心始安袁岑夾輔而至
保定保定行宮太后寢殿鋪陳華美供給周備李連
英室次之皇上寢殿極冷落宮監及內務府諸人趨
奉太后事畢各散去飲博或休息李連英伺太后已
睡潛至皇上寢宮小閣無一在者上一人對燈兀坐
連英跪安畢問曰主子爲何這時還不睡上曰你看
看這屋裏教我怎麼睡連英環視之時正隆冬宮中

除硬胎之坐褥椅靠枕外無他物連英跪抱皇上之
腿痛哭曰奴才們罪該萬死也連英出旋抱衾枕至
曰今夜已深不能再傳他們這是他們爲奴才所設
被褥請主子將就用之奴才罪上加罪已無法也余
嘗聞上駟院卿福啟言上還京後每追念西巡之苦
曰若無李俺答我活不到今日俺答滿語如漢語之
奶媽也自戊戌以後太后宮中即二總管崔玉貴獨

攬大權因連英出言謹慎不敢附和逆謀故太后疑忌之以資格仍居大總管之名

袁世凱於京中事先未明瞭繼合肥督直專以楊士驤爲導師保定籌備行宮亦楊所指揮楊宦京久酒食徵逐習聞市井之談以李連英爲主人翁故行宮中太后褥墊皆重以黃緞狐皮褥他物稱是連英室亦然帝后宮皆無之以是爲深媚太后也連英鄙之

至甲辰年世凱尙遣候補道唐小山者入京先見連英之妹婿白壽山後見連英言欲奏保壽山爲保定所練旗軍之幫辦大臣原來壽山不過一內務府郎中耳貌堂堂不甚識字人却謹樸力辭之唐向連英求其勸白壽山同意連英曰歸告宮保壽山不敢違命乃我教之也萬勿再囉嗦至是世凱始恍然於連英之無他志遂改途專媚崔玉貴卒成大事

其十四

回鑾未數日大臣即議籌款建正陽門樓皇上曰何如留此殘敗之蹟爲我上下儆惕之資而太后以諸臣之議爲是月餘太后即召外優演劇外城各班名伶皆與焉故事太后觀劇開場之先必皇帝華袞先入後臺出自上場門作優伶式環步一周以表來綵娛親之意其制不知始自何年至此次入臺上羞之

小語曰這是何等時光還唱得什麼戲小閹怒曰你
說什麼上急求曰我胡說你千萬莫聲張了是後太
后頻邀各國使館婦女遊園觀劇改變其防避外人
之態以揜縱拳之蹟於政務則專飾外觀靦然自大
而皇上益不得發言矣

舊制宮中自有優伶皆閹人充之自孝貞顯皇后崩
後慈禧一切不遵祖制廣召外優外優寵遇過於南

上兩齋且有連日值宿宮中者然此猶慈禧違祖制
之小者舊制司法本爲獨立亦自慈禧始破壞之凡
熟悉近世掌故者當無不瞭如也

其十五

回鑾後上之身體較庚子前稍自由而監視仍嚴上
每退朝還宮惟以觀書消遣所觀皆有用之書於西
學書尤留意內務府供給御用之小吏一事一物各

有專司惟無修理鐘表者因祖宗時所用鐘表甚少也各宮修理鐘表可由太監隨意招鐘表舖人承辦皇上宮監所招爲東華門外萬珍齋之張雪巖一日張入宮領鐘表宮中有業已破壞之八音盒皇上於其大滾輪周圍用筆點定新釘眼命其去舊釘而依所點定插新釘張雪巖詳諦聽命莫名其妙歸而依法插釘搖輪聽之乃中國曲調也北方鐘表匠雖能

修理八音盒從無敢涉想自製八音盒者皇上不待
外人指授得諸書籍之中而老斲輪手始知讀書之
益無所不有也

諸旗人至今尙有謂景皇瘋傻
者而吳光耀遂以入其書中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阜寧縣知縣周景濤詣
南海子瀛臺爲德宗診脈見御案上有四庫全書提
要醫家類一冊貞觀政要卷八一冊太平御覽卷三
十二一冊^大學衍義卷十二一冊又有理財學四冊似

新購尙未開視景濤嘗言宮中陳設極爲簡陋視兩江總督端方書室相去淵霄矣

其十六

內務府專司洗衣之馬姓

馬君家曾設官話拚音分熟余忘其名字矣

一日入上

寢殿領應洗之件見御榻旁架上掛一極破小褂不在領洗件內亦不堪洗問留此何用上悽然曰此乃自陝至京數月不換之小褂與我患難相依故留爲

記念不忍棄也蓋行在各色人等仰體太后之意但飾外表借上作傀儡而切身之端無人顧及上亦不求人而心蓄之也此與懸珍妃舊帳一類事皆爲抑鬱之深不能自揜逆黨不能不注意也

德宗嘗親祀天壇聞陪祀人言是日御前大臣前趨甚疾上謂之曰爾等著好鞦韆可速行我著破鞦韆安能及曷少緩之此蓋光緒三十三年事也

其十七

某親王之幼弟濤公

濤公宣統後
晉封貝勒

亦上之本生胞弟也

天性獨未漓一日因循例遣小閣貢食品於太后囑
以事畢順路往皇上宮一叩聖安既而太后聞之立
遣多人來尋濤公言奉旨拿適纔入宮之小太監濤
公問誰的旨意曰老佛爺的旨濤公大言曰無皇上
旨意不能拿我的人諸人恃衆不理濤公分頭入內

逼索縛去交慎刑司拷問入宮何語小閹抵死不承
遂杖斃之是時濤幼太后不疑其有他所防者皇上
或有訴苦之言傳出耳

榮祿女早有豔名太后常召之入宮認爲養女某親
王先已訂婚係勳舊將軍希元之女太后勒令退婚
改訂榮女某王之太側福晉入宮哭求太后我之兒
婦已向我磕過頭毫無過失何忍退婚教人家孩子

怎麼了太后堅執不許希公女聞而仰藥死某親王
既被此牢籠惟視太后爲聖明日見親任太后用以
抵制慶王亦如任崔玉貴以抵制李連英蓋凡老臣
老奴皆務妥慎對於干犯禮義之端不敢有一字唯
諾故太后皆防其掣肘而豫制之也若某親王之童
駿則可玩之於股掌之上革命之元勳豈孫黃哉

亥 辛

冬上海報頌袁世凱功德曰破壞
戊戌政局爲推倒滿清之先鋒

其十八

上雖久知韜晦而英銳之氣往往不能自抑王士珍
之補副都統也上曰你這要與旗人共事了他們都
糊塗哇袁世凱之留京議訂憲法也上冷語曰你的
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對八字空言耐人尋味適足
激成勾結亂黨之決心凡此等處實太后所陰喜也
崔玉貴既知太后一日不在則其生命一日不保而

內外上下抱此危懼與之同情者又指不勝屈上宮
中舊閣被太后歷年杖殺及他調者已略盡左右近
侍皆玉貴徒弟玉貴恒對其徒弟歎息曰老佛爺活
一天我活一天其徒弟有孫敬福者曰師父不用愁
我一個人給他抵償就結了他指皇上也孫敬福綽
號孫小胖侍太后最得寵一日皇上宮中忽得太后
恩旨命孫小胖子來侍意甚殷勤旋有他闖於共宿

時窺見其身藏利刃互相密告皆大懼謂一旦有變同被死罪乃共於要路待李連英至環跪曰我等皆活不了求大總管救命連英問何事以小胖藏刀告

之連英乃託外間風聞向玉貴揭破請其速查

連英至此不復

顧太后之恨矣

於是小胖不敢動此光緒三十三年初夏事也

時瑾妃宮首領太監趙姓家住沙灘暮夜介田際雲來訪余於南池子余立攜二人往尋鳳林相與夜見

肅王密議於東花園三層小樓上屏去侍者王曰孫
小胖子容易勸化這事湊巧我明日即有辦法切莫
聲張又數日見王王欣然得意曰孫小胖子業已被

我收服萬無一失因小胖子家欺負鄰人成訟

凡有錢
之太監

皆有家
在京中

本係小胖子家理曲健訟不休我先不受其請託

今因此事乃命工巡局昧心偏斷令小胖子家得直小
胖子來謝我以利害是非勸之小胖子言萬無其事指天

誓日而去矣是時工巡局兼理京城民事訟訴而肅王以民政部尙書轄之也旋聞太后調回小胖而李連英屢因他事被責心知太后忌之遂以老病乞假家居而宮中勢力崔更統一矣

其十九

袁世凱入軍機每日與太后勤進奉賞賜使命往來交錯於道崔玉貴更爲小德張介紹於袁小德張隆

裕宮之太監首領也三十四年夏秋之交太后病即
篤又令太醫日以皇上脈案示中外開方進藥上從

來未飲一口已視爲習慣之具文

當日江侍御春霖向李侍御浚言曰皇上知防毒彼

輩無能爲豈料彼輩之用
意不在於方藥中置毒哉

其前歲肅王曾謂余曰我所編練

之消防隊操演軍械無異正式軍隊以救火爲名實

爲遇有緩急保護皇上也至是余自保定來題及前
話謂倘至探得太后病不能起之日王爺即可帶消

防隊入南海子擁護皇上入升正殿召見大臣誰敢不應若待太后已死恐落後手矣王曰不先見旨意不能入宮我朝規制我等親藩較異姓大臣更加嚴厲錯走一步便是死罪余曰太后未死那得降旨王曰無法余曰不冒險恐不濟事王曰天下事不是冒險可以成的你冒險曾冒到刑部監裏去中何用來余扼腕回保定又百餘日而大變釀成清運實終矣

家必自毀國必自伐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

其二十

隆裕自甲午以前即不禮皇上雖年節亦無虛文十五六年中皆然上崩之數日前隆裕奉太后命以侍

疾來守寢宮

是時崔玉貴反告假出宮小德張之名尙微人不注意也

上既崩隆裕仍守

牀畔直至奉移乾清宮大歛後始離去赴太后宮太后已不能語承嗣兼祧之事問諸他人始知之自上

崩至奉移大歛親王大臣以至介弟無一人揭視聖
容者君臣大禮蓋如是之肅也吾聞南齋翰林譚君
及內伶教師田際雲皆言前二日尙見皇上步遊水
濱証以他友所聞亦大概如是昔穆宗之以瘍崩也
尙殺內監五人此則元公負宸休休有容粉飾太平
足光史冊雖有南董無所用其直矣

附雜記數則

光緒以前司法原自獨立

但無司法獨立之名詞耳

自慈禧擅國始

破壞之略舉事例如同治十三年吳可讀之案皇帝之威不能屈最小之法官先是甘肅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誣良爲匪屠數百人大吏擬實奏劾拿解入京諭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刑部審訊成祿滿人時都市謠傳上袒成祿已諭末減其實上未有從寬之意也御史吳可讀遽上疏忿爭有請斬成祿以謝某縣

之民斬臣之頭以謝成祿等語毅帝暴怒謂可讀誣

毀朕躬即交刑部治罪且面諭必殺此獠

是年毅帝久以中病喜怒

任情曾因一言不合褫恭親王之爵隔一日又降旨開復國史於此等以及慈禧欲殺護軍杖斃職官等事必不書也

刑部尙書

桑春榮鄉愿也即命遵旨科以斬決故事凡死刑必

三法司全堂畫諾缺一押即不得繕奏時刑部六堂

都察院四堂大理寺滿漢正卿及滿漢少卿皆已畫

押惟最末之漢少卿王家璧堅執不允謂言官例得

聞風入奏不應科以重罪案不能定諭旨嚴催十三
堂官與家璧一人爭十餘日家璧卒不屈乃改擬流
宥家璧始遷就畫押毅帝不快無如何也

家璧字孝鳳湘人粹然儒者

光緒五年慈禧遣閹赴太平湖之舊醇王府凡閹人
出入例由旁門不得由正門值日護軍依例阻之閹
恃勢用武護軍不讓閹歸告慈禧謂護軍毆罵時慈
禧在病中遣人請慈安太后臨其宮哭訴被人欺侮

謂不殺此護軍則妹不願復活慈安憐而允之立交
刑部並面諭兼南書行走之刑部尙書潘祖蔭必擬
以斬立決祖蔭到署傳旨訊得實情護軍無罪秋審
處坐辦四員提調四員皆選自各司最精於法律者
也時刑署中有八大聖人之稱同謂交部即應依法倘太后必欲殺之
則自殺之耳本部不敢與聞祖蔭本剛正即以司官
之言覆奏慈安轉告慈禧慈禧大怒力疾召見祖蔭

斥其無良心潑辣哭叫捶牀村罵祖蔭回署對司官
痛哭於是曲法擬流自是閹人攜帶他人隨意出入
概無門禁迨慈安歿後則刑部一聽宮中嗾使矣如
光緒二十九年湖南沈漁溪名蓋被吳某譖陷入獄夜
半宮中傳出片紙天未明而沈已碎屍矣其明年余
入獄即沈之屋粉牆有黑紫暈迹高至四五尺沈血
所濺也獄卒言夜半有官來遵太后傳諭就獄中杖

斃令獄吏以病死報沈體極壯羣杖交下偏身傷折

久不死連擊兩三點鐘氣始絕云余聞而惕息

沈死後
廣西提

督宮保蘇元春先余居沈之屋得生出余入居未久亦得生出獄卒賀喜
共謂此屋吉利且自圓其說謂沈先生想已成神矣今回憶亦有趣也

慈

禧破律亂法之端指不勝屈右所舉不過見一斑耳

前此兩太后垂簾萬幾實決於廷臣協議不敢違法

如德州知州趙新捆送安德海於省城丁寶楨殺安

德海旋保荐趙新升道員宮中不能爲梗自慈安太

后無疾暴崩而垂簾始變爲專制萬事皆墮於冥冥之中久居京者自知之吳光耀及秦某因個人一時得意感慈禧之私恩遂以頌聖稱神自飾榮顯陋哉

附論

王小航曰近代人謂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所稱之

邱明

不巧言不足恭不慝怨明明一南董之本色也而謂非春秋之嫡派歟

因以三傳概爲戰國

以後所作妄也余觀於春秋隱桓閔及子般子惡被

殺之諱知我孔子痛心必不異於南董而國史例承
舊文不能大改苟無傳文以傳事實於後聖心豈能
恣然故春秋僅修字句而傳文可別記見聞也者補
經之闕濟經之窮與傳共爲一業如車之不離馬首
之不離身故舊稱曰某氏春秋某氏春秋是經傳一
物也凡上所述此物此志閱者鑒之

